



“孩子剧团”的故事

陈模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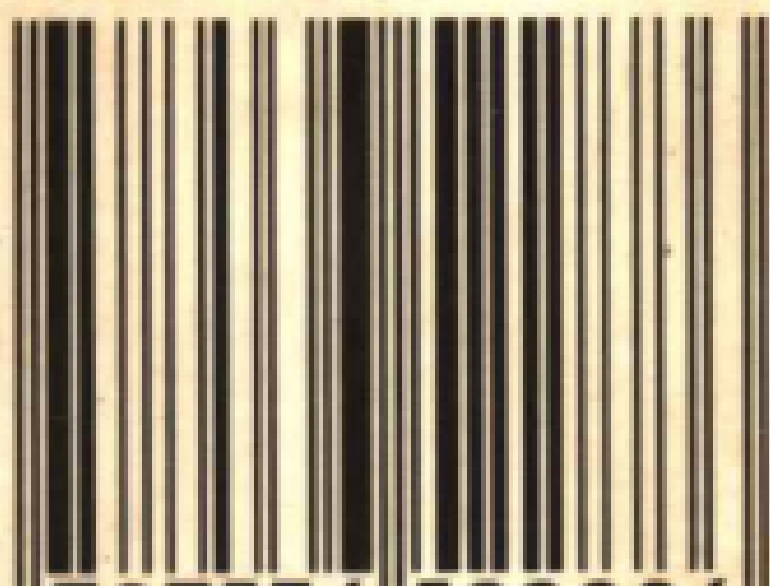
HAI ZI TUAN DE GU SHI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红孩子丛书 HONG HAI ZI CONG SHU

“孩子剧团”的故事

ISBN 7-5365-2288-6



9 787536 522886 >

ISBN7 - 5365 - 2288 - 6/I·569

定价:7.00 元

红孩子丛书

“孩子剧团”的故事

HAI ZI JU TUAN DE GU SHI

—— 陈 模 著 ——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孩子剧团”的第一次演出，是公元1934年，在上海一个难民收容所里。

演出结束时，七岁的小团员吴正波喊：“我们就叫‘孩子剧团’吧，我们还都是孩子哩！”

“孩子剧团”就这样诞生了。

孩子们告别爸爸妈妈，到各地去作抗日宣传演出。他们竟然走了两万里路！在长江，在运河，在桂林的岩洞，在峨眉山，在“鬼城”丰都……孩子们的种种奇遇，一定会令读者大开眼界。

目 录

我那美丽而苦难的家乡	1
烧掉四个脚指头	4
临青,我的母校	7
九死一生	11
在炮火中诞生	14
自己管理自己	18
保卫大上海	23
《马赛曲》	27
路遇特务	31
曹家的独丁丁	33
闯出虎口	37
“打回老家去!”	39

夜渡长江	43
吴老师被拉了壮丁	46
小木船被抢	51
走向运河车站	55
老段长	58
反“劫收”	62
邓妈妈来了	66
“救国、革命、创造！”	71
于真的故事	78
收编稻草吧	83
从大冶到三厅	87
小学生和大教授	91
一根指挥棒	95
江汉关献金台	98
在党旗下宣誓	103
大星亮晶晶	107
荒野的枪声	111
最悲惨的伤兵	116
是谁烧毁了长沙城	120
桂林挨炸与岩洞教育	123
七星岩下捉汉奸	127

贵州山歌	130
声讨大汉奸汪精卫	132
雾重庆	135
“小鬼,你找我有事么?”	138
丰都城有鬼吗	140
深深的盐井	142
到郭先生的家乡去	145
峨眉山的猴子	149
全家院子的深情	153
陈诚怕“镰刀斧头”	158
我们的“保护神”	161
三周年团庆	164
占领重庆舞台的斗争	167
秃秃怎样变猴王	170
到延安去	174

我那美丽而苦难的家乡

我是江苏泰兴县人，老家在口岸镇的后园村。清清的里下河从村旁流过，河里驶着来往的木帆船，帆影点点，驶向远方。从这里走到长江边，只有几里地远。我的家乡土地肥沃，水网密布，号称鱼米之乡。

家乡虽然富庶，我的家却是很贫寒的。每到年关，爸爸都要跑出去躲债。有一年年三十的下午，爸爸躲债没回家，一家人都为他担惊受怕。天渐渐地黑了，凛冽的北风呼啸着，茅屋里很冷，豆油灯的小火苗在微风中摇曳着……

咚！咚！门上响起两下很重的敲门声。

“开门，快开门！”

妈妈开了门，进来两个穿黑衣服的警察。我的心像被铁钩子抓住一样，浑身凉了半截，来者不善啊！

警察对妈妈说：“你们家欠财主的钱，人家告你

们了,快跟我走吧!”

妈妈被带走了,我们几个孩子吓得哭起来。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这年可怎么过呀?

妈妈被关进牢房,第二天晌午,我们才被允许去送饭。牢房里关得满满的,一个个“犯人”穿得破破烂烂,全都愁眉苦脸。爸爸好不容易找了两个保人,把妈妈保出了监狱,条件是限期还债。家里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只有把田典出去换点钱还债。

我的家乡有念书的风气。我家尽管穷,爸爸还是让我从五岁起,就到镇上一所私塾念书。一共念

了六年,把《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幼学琼林》《孟子》《左传》都读了,还学会了打算盘。打下了汉语基础。我小时记忆、理解力强,能把《论语》从头背到尾,课余还看了不少唱本和章回小说,像《岳飞传》《穆桂英挂帅》《济公传》等,有时看得着了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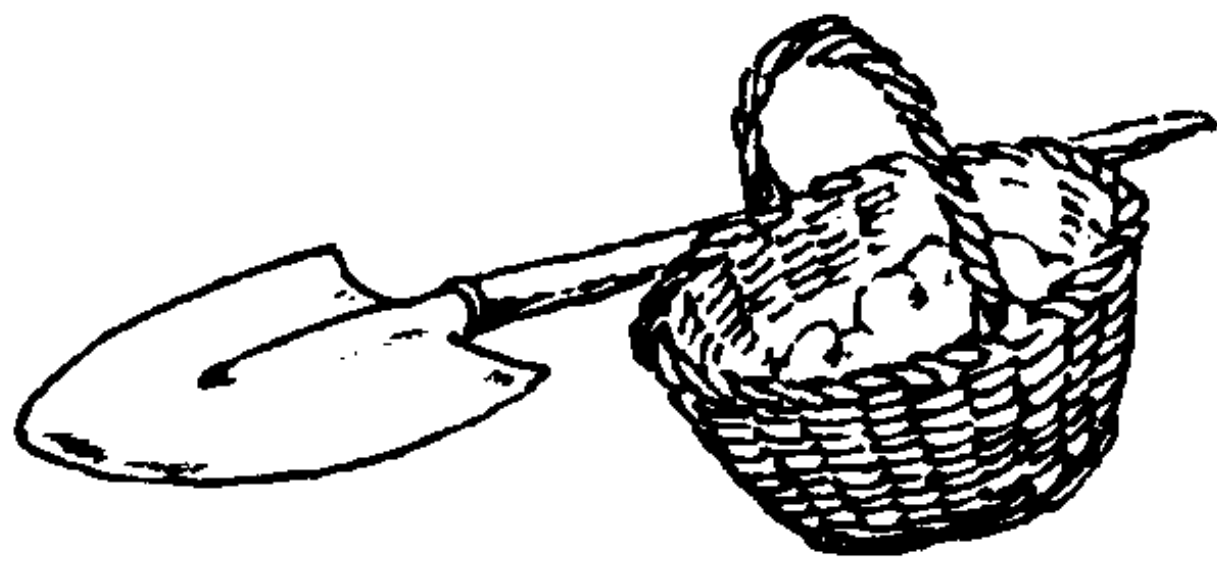


1932年6月一天深夜,我们听到汹涌而来的水涛声,也听到人们惊慌的呼救声。洪水淹到屋里来了,我吓得爬到桌子上去。爸爸说,因为雨量过大,长江发了大水。真是百年未遇的大水啊!过了一星期,洪水才渐渐退下去。庄稼、菜地都淹了,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我和两个姐姐便跟着村里的人,去采榆树叶、挖野菜。没多久,榆钱儿和野菜也采光了,全家只得饿肚子。

一天,爸爸回家说:“有救了,七里外一个小丘上有观音土,人吃了可以充饥。”爸爸拿了铁铲、竹篮往外走,我也跟着去了。一路上,看见去挖观音土的人真多呀!

观音土是一种黄白色的泥土,拿回来掺上点面菜,吃起来虽然苦涩难咽,吃下肚却能充饥。我吃了几天,小肚子胀得生疼,胃里就像放了块石头,好几天都拉不出屎来。妈妈吓坏了,再不让我吃一口。

田里颗粒无收,全家生活无着,又欠了一些债,爸爸只得把房子卖出去,带着一家人逃荒到上海去。



烧掉四个脚指头

我的舅舅住在沪西曹家渡，一家人在日本纱厂做工。他介绍我家住到沪东九大头日本纱厂工房，爸爸给人烧饭，两个姐姐在日本纱厂做工。

一天中午，我给两个姐姐送饭。二姐吃完饭后，我跟着她去摇纱车间看了看。天哪，车间里温度高，飞花多，机器轰隆隆地响着，人当面说话也听不见。难怪二姐干了不到两年，就患了肺病，呼吸也有点困难，人瘦成皮包骨头一样。医生从 X 光片上看到，她的肺里满是棉花纤维。

11 岁那年，我和好朋友朋朋一起去平凉铸铁厂报名考工。平凉铸铁厂设在平凉路五间房，厂房不小却很破旧。厂长石桥就是日本侵略军的军需官。

报名的青年人非常多，失业的人多嘛。石桥生着一对老鼠眼，他见我和朋朋虽然个子矮，但长得蛮结实，在我俩的胸口各打了一拳：“尧西！”居然把我

们收下了。可是每人得交五元押金,才能入厂做工,我爸爸说:“我们勒紧裤带也交!”

厂子的设备很陈旧,鬼子为了尽快生产,也顾不得添什么新设备。原来,铸件的铁水,需由两个工人抬着运送。我和朋朋就干运送这个活计。石桥拍着我俩的肩头说:“你们……抬铁水……,好……好好干的……明白!”



从冶炼车间抬铁水送到铸造车间,有一百多米远,路不平整,又堆了好多铁器,要是摔倒了,铁水流出来烫到身上,就会溃烂,那就没命了!

我俩都吸了一口凉气,这是提着脑袋干的活计啊!

徒工有一百多名,一律不准出厂,由厂里供三顿饭。天哪,这是什么样的饭!一色的糙米饼子,有一股霉味,里面有沙子、稻壳。

干了大半年,我的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来。寒冬腊月,我患了感冒,仍然坚持上班。可体力毕竟差

了,和朋朋抬铁水桶时,感到格外吃力。在走过沙石场时,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我摔倒在地上,桶里的铁水溅在我的右脚上,把四个脚趾头烧掉了,脚背也被烧得皮开肉绽。我一下子昏迷过去。幸亏朋朋和几位老师傅把我抬到杨浦医院,很快得到治疗。住了二十多天医院,脚面创伤治好了,却永远失去了四个脚趾头。

可恶的日本鬼子石桥,不但不给我付治疗费,反而把我开除了,不让我再进工厂。

日本鬼子,我永远仇恨你!



临青，我的母校

从杨浦医院回家以后，我的情绪十分低落。铁水烧掉四个脚指头，这比生一场大病厉害得多。好像我站在高山之巅，被人推下万丈深渊一样，精神都崩溃了。父母总是拿好话安慰我，两个姐姐下工后常给我买点心、水果，我成了家里的大闲人了。

一条腿少了四个脚趾，还能正常地走路吗？有人说不行。我下地试了试，没走两步，就摔跤了。我不认输，先扶着墙壁走，然后拿一根木棍扶着走。练了个把星期，扔掉木棍也能走了，走得还不慢哩。

一天上午，我走进顺城里的弄堂，看见不少孩子到临青学校去报名，便跟着他们走去。孩子们一个个报了名，我始终站在那里观望，不敢向注册室迈一步。

一个留着短发、身穿毛衣的胖胖的女老师，走到我的面前，和蔼地问道：“小朋友，你也想念书吗？”

“想念。”我的声音很低，很低。



“那你报名嘛！”她一口四川话。

“我……没有钱……”我胆怯地回答。

这位女老师爽朗地笑了起来。她问了我的学历、家里是做什么的，又对我解释说，临青学校是工会办的学校，优待工人子弟念书，家里有困难，可以免交学杂费。她把我带进注册

室，替我报了名，又代我交了书钱，领了《语文》《算术》《常识》《英语》四本书。她对我说：“你编在四年级一班，我是你们的级任老师，你明天一早来上学吧！”

我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入学了，入学了，这不是做梦吧？我真不知道怎样感激她才好。后来我才知道，刘筱圃老师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临青学校是地下党外围组织——上海社会科学联盟所办的学校，分初中部、小学部和两个工人补习学校。

刘老师给我们讲语文课。她平素爱好文学，知

识很渊博，课讲得特别生动，我们学生都很爱听。讲完课，她常给我们讲“国难形势”。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并且得寸进尺，又霸占了热河省，一步步地向华北侵略！她拿起教棍，指着中国地图说：“祖国好像桑叶，日本好比蚕儿，它已经吃了一大片桑叶。日本鬼子的野心，是要灭亡全中国，叫我们全当亡国奴！”

讲到这里时，她瞪圆眼睛，嗓门也提高了。她那正义的愤怒的声音，在我们每个幼小的心灵里点燃了一把火，复仇的火焰在心里燃烧起来。

刘老师星期日很少休息。为了让我们认识社会，接受教育，带我们去参观了新上海博物馆、吴淞口的渔市场；在5月30日这一天带我们到江湾五卅烈士公墓，在顾正红烈士的墓前，给我们讲顾正红率领工人和日本资本家、特务斗争的故事。接着我们就参加了抗日游行示威，一路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散发传单。国民党的警察、马队来抓人，刘老师沉着地指挥我们撤回学校。

刘老师发现我的语文底子厚，作文、日记写得好，便推荐我代表中年级同学参加全校壁报的编委工作，还担任学生会的秘书。我的几篇作文，也由她送到《小朋友日报》上去发表了。



暑假中,学校组织全校几十个学生,到大场镇去参观了山海工学团,学习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开学后便开展了“小先生”活动,教失学的小朋友读书识字。

为了深入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学校组织了孩子歌咏队、宣传队,我都参加了。国民党特务和上海工部局视临青学校为眼中钉,10月的一天下午,对全校进行搜查,逮捕了校长和教导主任等人。在我们学生掩护下,刘筱圃老师躲起来,之后她不得不转移到日本去。我们到汇山码头为她送行,一个个都难过得哭了起来。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临青学校停办了一个短时期,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努力,年末又恢复了生机,比以前办得更好了。